

·一部透视中国式职场的世情小说·

# 上位

SHANGWEI

醉舞紫毫 著

向上的台阶，一步接一步，一环扣一环

一个银行行长的位置，四次错综复杂的竞聘

银行业上位内幕  
中国式职场宝鉴

该上位时没跨出那一步，有可能再也无法前行

013030456

I247.5  
3434

# 上位

SHANGWEI

醉舞紫毫 著

· 透视中国式职场的世情小说 ·



I247.5  
3434



北航 C1635601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位/醉舞紫毫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9-05858-6

I. ①上… II. ①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305193 号

### 上 位

SHANG WEI

醉舞紫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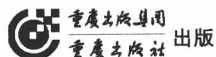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刘嘉 郭莹莹

责任校对:郑小石

封面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版式设计:谙恒记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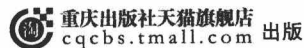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订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20 mm × 1020 mm 1/16 印张:19.25 字数:301千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58-6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引子 谁主沉浮 / 001

### 第一章 宾馆遇险 / 004

顶头上司虽然是副职，但事情不经其审核就上报或者直接要求正职批示是职场大忌。并不是说上司的水平就一定高出别人，但重要的不是审核，而是那份权力感。

### 第二章 遭遇偷盗 / 013

探病也好，送礼也罢，不留名并不代表要做无名英雄，信封上印刷的名称和地址就是最好的注释。领导虽然不在病房，但依旧能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

### 第三章 中层竞聘 / 021

新官上任三把火。之所以要烧火，不全是作秀，大多为树威。你可以轻视上司，千万别轻视领导手中的权力，七擒七纵，全在掌握之中。将军出征时的号炮，不是为了听响声，而是为壮声势。

### 第四章 感情投资 / 027

从领导任命到公开竞聘，程序形式的变化使得许多草根人士得以脱颖而出，但如果因此得出员工选拔任用升职道路已经消除弊端，不再因为权力金钱人情的介入而唯才是举，便是太过乐观与天真了。

### 第五章 起舞弄影 / 037

在外人面前夸奖部属，使获奖人感到面子十足，认为在领导心里有位置，俨然是领导的自己人，便越发向领导靠拢。片言只语轻虏人心，何乐不为？

## 第六章 神秘寄藏 / 044

社会有社会的标准，个人有个人的长处，领导有领导的考量，每个人都在思考自己努力的方向。但是有时候，机遇选择幸运儿用的是你意想不到的标准。

## 第七章 巧取有道 / 050

敏感问题要领导批准，表面上是尊重领导意见，骨子里是拖人入局，没什么事情便罢，真搞出什么不大不小的事来，自有领导在前面顶着。几句漂亮话，就能在无声无息间留下后手。

## 第八章 后备干部 / 056

和领导关系到位了，有些话讲了是拉近关系，这是自己人的特权，也是加深亲密关系的手段；关系没到一定程度，同样的话讲了，说不定就是反作用，增加领导对自己的不利看法。

## 第九章 宴会射覆 / 065

领导讲话也不是一开始就会很利落，但一段时间以后各种场面都能挥洒自如。经常上台讲话的人都知道，场面上的官话也就那么几句，不仅好学，而且通用，再不济念稿子照本宣科就是了，关键是你在那个位置。

## 第十章 工于机巧 / 072

领班的眼光善于识别客人的种类，对办公室主任的热络自是与一般顾客礼貌性问候不同，但凡消费场所对这种一般非个人消费的主，全当上帝供着，因为这方神圣不仅消费大方，而且记账结算痛快及时，不存在拖赖一说。

## 第十一章 突如其来 / 086

职称的辩证性在于拥有者沾沾自喜，时不时还作为炫耀的资本，名片上行政职务后接着便是高级某某师，凸显其官职学问双修。而未有者虽然羡慕却也显示几分不屑，并不觉得那些头戴紫金冠的人有多少真学问。

## 第十二章 意料内外 / 092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未必是件开心事。但知道这礼物送了别人却没送自己，还防着不想让自己知道，未免有种尊严被冒犯的感觉。这帮孙子看的是你的职位，谁在位上，他们便对谁烧香，根本没什么感情友谊成分。

## 第十三章 不宣之秘 / 102

同样的事情，一个领导指出来的时候，千万别提另一个领导也指出过，否则岂不是显得这位领导的见识也就一般，所说的不过是大众常识？

## 第十四章 殃及池鱼 / 109

只要领导不追究，职工议论纯粹只是瞎议论一通，国人大多容易健忘，过段时间又会关注新发生的事情，原来的事早被人遗忘爪哇国了。

## 第十五章 误作小姐 / 115

对女职员来说，性别有时候是劣势，有时候则是优势。几声娇嗔，一点蛮缠，多数领导都会投降，同样的招数男职员不敢用，也不管用。

## 第十六章 尔虞我诈 / 127

单位财务程序一般是办公室主任签字后行长再次签字，然后去会计财务上报销。号称双重审核，形式上无懈可击，一般员工有些不合规定的发票，办公室主任就挡住了，被挡的人士自然不高兴。可见再小的权力，在适当的时候都是能得罪人也能拉拢人的利器。

## 第十七章 莫名凶兆 / 136

去探病的款项由部门员工集资，除了现金总额上可以多一点，拿得出手，还代表召集人在部门中有一呼百应的威信。对能参与集资的员工来说，能够表示一下心意，便认为自己在领导心目中有了点印象，与领导的距离似乎近了许多。

## 第十八章 欲起诉讼 / 147

想上位，努力一刻都不能停止。即使现在领导位置齐备，但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而留出位置。等出现了位置再去努力，那就太晚了。

## 第十九章 诉讼转机 / 154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响亮的名字，则能让项目锦上添花。至于项目本身如何，结果怎样，有时候反而不及前两者重要。

## 第二十章 鉴定程序 / 160

在许多人心目中，科学是严谨的，科技是铁面无私的。但科研是人搞的，有人就有江湖，就讲人情。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半吊子的科技创新一样受人情的影响。

## 第二十一章 荣誉谁属 / 169

告诉人家说得了个二等功，别人可能觉得蛮厉害，再一说是招商引资二等功，别人便不会当针（真）而知道是个棒槌了，因为你没引来资也没有招来商嘛！把这类名誉捧在手上沾沾自喜，只会让人看笑话。

## 第二十二章 节不空过 / 173

下属会揣摩领导的心意，领导却未必会顾及下属的心思，有时候领导讲话，并非是要针对某一个员工进行褒贬，只是从自己的立场上习惯性的反应。但想得太多的大有人在。

## 第二十三章 有人买单 / 179

官场上有一种表情，不是愠怒，不是对谁不满，甚至也不是不高兴，不好描述是种什么心态下的反应。勉强作个比喻的话，有点婊子装大家闺秀的神韵。

## 第二十四章 祸起萧墙 / 186

领导单独把员工叫来，郑重其事地安排事情给你，让你觉得给你而不交与他人，是对你能力的肯定与信任。其实就是卖你，还让你跟着数钱，然后还要再表示感谢重视的意思。

## 第二十五章 隐约消息 / 193

下属唯唯诺诺表现出的敬畏感，别人或许不齿，领导不一定欣赏，却未必不喜欢。而自视平等不肃的态度，领导不一定真心不欣赏，但却未必会喜欢。

## 第二十六章 行级竞聘 / 200

领导的去留对有心人来说是一场风云变色的开端，对事不关己的人来说，则缺乏轰动性，因为谁来谁走，原本就不是他们有决定权的，那些热情的握手致意讲话惜别，则是没有办法，风俗文化而已。

## 第二十七章 黑马浮出 / 208

“谁会注意听演讲啊，又不是政见发表，内容大差不差，无非是工作上独一无二，能与同志们打成一片，在领导指导下做好分管工作，然后表个态，弄上弄不上一样好好继续工作。”除了演讲的人，演讲的内容上面的人不上心，下面的人不关心。



## 第二十八章 飞来之殃 / 215

竞聘的结果对上班下班的员工来说，知晓了内容，便该干什么去，他们投过票，行使了自己的权力，虽然这权力最终起了多大作用未可知，但现在组织任命最终下来了，谁上去谁上不去与他们有多大关系呢？

## 第二十九章 意外惊喜 / 222

一层一层的待遇，都有相应的门槛。门槛可以量身定制因人而设，也可以打造得让一般大众高山仰止，然后施一把力，将门槛外的自己人拉进来。

## 第三十章 柳暗花明 / 228

和领导开诚布公谈心事，直抒胸臆自以为讲得痛快淋漓，但有时候对领导而言，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抱怨，反而是不服管理难以驾驭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 第三十一章 似真似幻 / 239

送礼可以拉拢关系，也可能得罪人，尤其是礼物并非人手一份的时候，便不免尴尬，甚至给对方留下不良印象，认为你狗眼看人低。所以领导叫你代表他去送礼，并不一定是将你当成心腹，也可能是需要你来做挡箭牌。

## 第三十二章 桃色陷阱 / 246

官场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运筹帷幄的并非只有你一个。有时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在进行一个计策的时候，身后早已有人谋篇布局将计就计。

## 第三十三章 考试抡才 / 254

想上位，领导的指示必须照办是铁则。但是对于相关的管理部门，做不做，如何做，才能面面俱到，则是许多人不得不研习的一门课程。有的人，就最善于阳奉阴违应对这些事。

### 第三十四章 电梯疑云 / 262

有的事情可以想，可以做，却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说。当官，便是其中之一。若谁当面说你想当官，或者宣传你想当官，如果不是开玩笑，那无疑是不留情面的羞辱。

### 第三十五章 再次折戟 / 267

卖弄知识附庸风雅，虽然俗，虽然容易被取笑，虽然很多有真本事的人不屑之，但关键时候，你平时卖弄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会帮助你。同样的两个人，人们普遍觉得印象中“学识丰富”的那个人更有特点，更有本事，更容易上位。

### 第三十六章 大师转运 / 273

等具体安排并不一定是真要给你安排，这往往是领导想让你维持现状，却不愿意承诺一个进步的台阶，有什么闪失还要拿你是问。典型的既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吃草。

### 第三十七章 组织推荐 / 280

小道消息似乎比官方消息传播更快，某人即将上位的消息传出，脑子活络的人就会有意接近某人，想在黑马还没完全成为白马前进行感情投资，以期得到有用的回报。即使这份回报遥遥无期，也不妨碍人们的前赴后继。

### 第三十八章 事不可为 / 290

离开是一种放下，也是一种开始，是对过去的认输离场，也是对未来的重新下注。当你无法适应某个圈子更无力让这个圈子来适应你的时候，离开是一种理智的选择。只是，愿意主动跳出温水的青蛙寥寥无几。

## 引子 谁主沉浮

阴阴晴晴，冷冷暖暖，在阴晴冷暖转换不定的时日推移中，冷峻的北风日渐消融，无雪的冬天过后，转眼间已是莺飞草长的三月，在和煦春风徐徐吹拂下，经历严冬风霜摧残的树枝丫又重新活泛起来，绽出嫩绿叶芽，呈现出蓬勃的朝气。

今天是个好天气，几朵白云棉絮般在远处高空缓慢游移。沐浴在柔和晨光中的十七层临城央行大楼，投下短而斜的巨大阴影，覆盖了楼前半个院落。这座楼坐南朝北，低矮铁栅围起的大门外即是喧闹的大街。

如果仅从高度审视，此楼外观造型与周围煊赫高耸的大厦相较显得有些平庸，而其堂皇的外表与机关职能却无人可以小觑，它号称是本市第一座智能化大楼，在普通大众还不知晓互联网为何物时，建造当初即前瞻性地布通了网线。

但此时整个院落气氛却严肃得显然与平素有些不同，大门处的保安懒散地站在太阳伞下，整个大院没有什么人来往，在排列齐整的停放车辆中，那辆挂着省城牌号的小面包车因为比其他车车身长而引人注目。

一楼营业厅，也仅有几位值班人员坐在自己的岗位上，各个楼层也没有话语人声，此时全员职工几乎全部集中在十七楼顶层大会议室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的内容在分行领导眼里，算不得如何重要，而在临城市分行则是件轰动上下的事项了，尤其是省分行主管人事工作的纪委黄书记亲自驾临，也说明事情并不是太一般。

事情起因稀松平常。行长柳大中差一年便年届五十八周岁，谁都知道这年龄意味着什么，也因为到了这年龄，一向不苟言笑的柳大中成了好好先生，日常管理松弛，各有盘算的几位行级领导纷纷开始自己的打算，最明显的是第一副行长简得意与三把手常文建，互不买账。简得意认为，一把手退休在即，自己上位顺理成章理所当然，有些事上便跃跃欲试，提前做些应该一把手拍板的事；常文建当然也想上位，简得意与他是同龄人，如果一旦干上一把，自己哪还有当鸡头的那天？所以仗着与柳大中私人关系不错，默许提携，

底气足了便施放出不合拍风声：谁规定了二把手一定接替一把手的班？有文件写明么？这话很有些说服力，简得意听了十分不爽。于是乎，两人明里暗里互相使绊纠缠，各自争分，志在必得。又分别有职工支持者，需要投票之类，民意上两人不相伯仲。

柳大中虽然支持常文建，但也不愿明目张胆得罪简得意，这年头，死灰尚能复燃，什么事情都难说，一边倒支持常文建而完全开罪简得意，不是他混迹官场多年老油条去做的事，所以对常文建只是暗通款曲，表面上则是一碗水端平，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因了这种状况，有时召开行务会议讨论相关事项，二、三把手别苗头，其他成员各怀心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边闲着不便站队，一边柳大中谁也不支持，开会等于白耗时间，要研究的事便往往定不下来。再后来，一开会，两人都借故下基层不出席，连会也开不成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五月份一位副行长到龄退休，所以按职位数，临城分行行级领导便缺少一职。柳行长要趁离职前，将职数补满，自己提拔起来的人，无论如何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去年来，他除提建议省分行考虑一把手人事还积极建言省分行批准提拔一名副行长人选。

客观讲二级分行提拔个副处级干部，在省分行领导那里完全不算个事情。在听了老柳两次建言后，省分行行长从谏如流，告诉柳大中省行会通盘考虑行长人选，安排他元旦前将临城分行副行长备选干部名单报到人事处，以便分行考察，择优选取。

在柳大中主导下，上报了六名副行长人选。显而易见，柳大中是要在科长中多做几项好人，尽量把他们中间符合条件的多报几个上去，谁能中彩副行长那是福星高照，选不中的科长，也不会反感他，有好事时老柳最起码没忘记你们，决定谁干那是省分行的事。

副行长备选名单一经上报，本来就不平静的临城市分行暗流涌动，要当行长与想当副行长的人士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各自动开了心思，在同一起跑线起步，人人均想成为甩开同伴最先到达终点的那个人。事实证明这帮人的眼界与心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竟然不约而同想到了同一种方式方法制约同行。

省分行人事处收到了来自临城分行多封没有署名的告状信，六位副行长候选人与二、三把手无一例外均在被举报之列，而且，写信人极有耐心，隔

三岔五就有信送到人事处，内容无非是掀陈年老账，深文周纳，什么收受其他金融单位的小恩小惠，到其他单位吃肉喝酒，报销发票拿人家的购物卡等等。大肆渲染，捕风捉影，以期致对手于万劫不复。

处长带着信件，向行长详细汇报，老江湖的行长听后不动声色，只是吩咐继续收信，不作其他任何表示。

两个多月后，人事处没有再收到有关临城行人士的信件。省行行长得到汇报，召开了党委会议，内容仅一项，研究解决临城市分行领导班子问题，这种事情容易决定，人选很快敲定。

今天，省分行黄书记亲自带队来临城宣布班子调整事宜，事前没有知会临城行任何消息。一行人到得行里，临城市行全体领导同志还蒙在鼓里。召集党委成员开会，宣布省分行关于临城班子人员调整决定，然后立即召开全行职工大会，向全体同志传达。

没有会标，没有领导名字座次牌，因为来不及制作。开会的全体同志均坐在台下，注视着台上的省行黄书记一行，那几位陌生面孔似乎已经告诉大家什么，初时气氛宁静得有些尴尬，大家屏住呼吸，伸长脖子，支起耳朵，听着人事处长公布的省行决定：柳大中行长先行内退，到年龄时再办理退休手续，办公室不调整，所配车辆不调整；简得意与常文建分别调到省内其他兄弟市行任副行长；省分行派遣一正三副四位行级领导来临城市行任职。

上报的六位副行长候选人，没有一人被提拔任用。除行内纪委书记与工会主任不变动，临城市分行领导班子，翻天覆地大换血。

无云下骤雨，形势比人强。原班子成员震惊，六位副行长候选人震惊，全体干部职工震惊。这震惊也就是震一下，只在一些人心头强烈，而对于普通职工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谁做行长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一样的天空，一样的阳光，一样的白云，一样的大地，一样的绿树红花，一样的风轻风骤，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大楼，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同事，一样的相互联系。当然，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说所谓好行长与坏行长给他们带来的不同境遇。但，总体而言相关系数并不是太大，如此说道理自是不虚，但班子成员调整将要带来的管理冲击却是显而易见的。

## 第一章 宾馆遇险

完成任务的省分行黄书记一行，乘上他们的小面包车，绝尘而去。一众班子成员殷殷相送离开，不同于他们悄悄地到来，在挥手而别的瞬间，送行的人满脸含笑，宛如作别自己的亲人，目送小车飞驰离去，各人心绪大不相同。

因领导班子调整而有些难以接受的人士心情郁结久久不能平静，宁青青便是其中之一。她虽然不是被调整的一员，甚至也不是拟候选的六名副行长人士中的一员，事情似乎与她无涉，但是物伤其类，因为有与她亲密的人士被深深波及。

这位已届不惑之年的女人，体腴肤白，表情丰富，每有重大场合，总穿着一新，与众不同，秀着高耸入云的人间胸器，以期引起重要人物眼球注视，见了领导，未言先笑，满面桃花。那天领导班子调整会议，事先无从得知，没有换装，毫不起眼地坐在人丛中，在听到常文建调离临城市行时，便十分失落，她与常文建副行长私交非比寻常，原指望他能在行长大位之争中，夺得第一把交椅，然后在他的精心哺育下，自己得以茁壮成长，有机会也弄个副行长当当。这一调整，她觉得计划落空了，只好在中层副职位置坐上一阵子了，说不定，这一阵子相当漫长，红颜彻底老去。

下午上班，宁青青呆坐在办公室里，还想着上午发生的事，觉得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颇有威仪的行长们，省行说一句离开，与这个行便没有任何关系了。省行应当考虑留下一位副行长，熟悉本行情况，便于工作对接啊，最好留下常行长。转而又告诉自己想这些还有什么作用呢，决定都公布完毕了。

她拿起桌上的杯子，起身去门边小桌上的水壶倒水。口渴了才想起倒水，今天把上班后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也忘了。

陆腾飞进来说：“省分行调的房地产数据及调查报告已经做好了。”

“还顺利么。”

“开发商根本不理睬咱，数据更不提供，一半数字是通过关系熟人要的，一半是自己造的。费了好大的劲。”

“调查单位不配合，真是没办法。”

“上级行还总要求数字准，怎么能准，你审一下再上报？”

宁青青将水瓶盖放到它应在的位置，右手端起水杯，“不用了，你直接报上去吧。”这不是她的风格，平时科里上报报告，如果她分管的工作谁不经过她的眼而直接上报，或者越过她直接让科长审核，她心里便十分不高兴，认为没有把她副科长放到眼里，心里便对谁有点小小的看法。实事求是地说，她的水平看不出比别人高多少，所谓审核完全提不出新观点，不过是把人家的个别词语换个说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但她要的不是审核，要的是那份权力感。她虽然对陆腾飞的口气感到不恭敬，今天，却没有心思再生气。

陆腾飞接着说：“那好。待会我有点事早走一会。”

“行，你去吧。”宁青青说着重新回到坐处，看着陆腾飞带上门出去。她想给常文建打个电话，问一下工作交接情况，什么时间走。拿起电话，在将要摁下最后一个号码时，却又放下听筒。常行长现在一定在忙，别打扰他，明天再说吧。

夕阳西下。前些天，阳光还能够从窗台照进来，现在却擦着窗台滑向一边，不肯进到室内来，原来太阳早已悄然向北回归线回转。百无聊赖，她看窗台上的一株云竹，干得有些缺水，便想去洗手间弄些水浇一浇，在她走到门边，正欲伸手拧动把手，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激动地叫起来，她便回身，拿起手机，看到熟悉号码，是常文建。摁下听键，稍顷，连说两句“好、好。”合上手机，放回办公桌，也不再去取水浇花了。

餐馆零点区。时间还早，并没有太多人就餐，宁青青四下看了，没发现常文建身影，便拣个里面靠角落的桌子坐了，服务小姐拿着菜单走过来点菜，宁青青说声稍等一下，服务小姐便将菜谱放下，服务其他客人去了。

宁青青眼望门口，在常文建出现的时刻，露出笑容，恐他没发现自己，便向他招手，常文建便径直走过来。

“这位置行么？”宁青青问。

“行啊，在哪桌都一样。”常文建坐到对面，招手服务员过来。

服务员很快完成吩咐。常文建为宁青青倒上红酒，自己点上一支烟。待上菜的服务员离开，宁青青问道：“交接完了么？”

“结束了。下午把相关工作交代一下，我管的工作不涉及财务，有什么好交接的。”常文建说着呼出一口烟。

宁青青原以为常文建对调出会有点不快，但看其神色，却丝毫没有不满

的意思，问道：“你对调到东明市分行，是不是意外，还满意么？”

“当然意外，干不上行长怎能不意外。”常文建口气流露出强烈不满，接着又幽幽地说，“但是没办法，不满意又能怎么着？所以也没什么不满意。离开大家彼此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天地，工作可能会好做。只是有点突然，另外也会思念你，思念其他同志们。”常文建深情地望着她，最后一句便是废话有点言不由衷了。

“你去哪里都是干行长，不过是正副之差。我可苦了，要继续作苦力。”宁青青微笑着俯下头对匙就汤。

“没什么，现在通讯这么发达，远在天涯，近至咫尺，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就过来了。与新来的老路他们也熟，有事，你找我，一到那里，便把我的新电话号码告诉你。”常文建情意绵绵地望着宁青青。

“说起来，你这一走，感情上一下真还不好接受。上午开会时，一听消息，我的心全跳起来了。真是不想让你走。”宁青青抬起头正碰上常文建的目光，有些幽怨地一笑，深深抿了一口红酒。

两人会心地对望，此时无声胜有声。

餐厅里人多起来，周围桌子是男男女女开怀畅饮的豪客。常文建转头扫视了一遭，没发现有熟人吃饭，便放心了许多。

常文建为宁青青倒上最后一杯酒，询问：“再来一瓶啤酒？要不，来盒奶。”

宁青青脸现酡红，将自己杯中酒倒向常文建杯子一些，说：“你的少点，不要了，我们同喝一杯，友情常在。”说过，或许是酒的作用，或许想到其他，竟至落下两滴泪来，赶快拿纸巾拭了。

常文建望着她绯红面色，想着她对自己的关切，自己的老婆也没做到。下午所以电话约她，一则自己心情不佳想寻求精神安慰，再就是忘不了她的那份缠绵，如今，美人在面前，正所谓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能够吮吸到她的气息，内心激动异常，轻声说：“不是在这，我真想拥抱你。”

宁青青幸福地忍住笑，招手服务生过来结账，常文建如往常要买单，他买单只是形式，发票也就是过一下他的手，等量的货币依旧能够回到他的钱包。宁青青对此十分羡慕，权力是个好东西，想象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够如此潇洒。而今天宁青青挡住他：“我来付。希望你能够记住，是我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为你送行，因为你明天下午就去赴任了。”



常文建微笑颌首。

宁青青微笑着举杯示意，常文建便举杯喝干了杯中酒，在彼此目光交融里，两人会意，情真意切地需要合适场所历经暴风骤雨的爱意表白。

餐馆街道拐角斜对面是家普通宾馆，但从门面看倒也卫生清洁。二人出了餐厅，前行不远，宁青青停住脚步，常文建则穿过马路，走向那家宾馆。

街灯已经闪亮起来，街道两边商户的各色霓虹灯呈现城市夜色中的活力。宁青青漫不经心，欣赏夜景似的来回踱着步，等待前往欢宵的信号。

一位比她年龄大不了多少的人，穿着分不清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经济发展，农村人士早已是一袭洋装穿在身——不知何时出现，鬼祟地凑上来问：“大姐，要银元不？”

宁青青从事金融工作，当然知道近年银元价格上涨，看到报纸上介绍理财，说什么目前银元仍处历史低位，未来仍有上涨空间等介绍，准备有机会买几块收藏。现在忽然碰到，便有了看一看的冲动，问道：“真的假的？”

那人看模样并不刁滑，着急似的解释：“大姐，我不是做生意的，就是薛村的。这是我年前盖屋，挖地基时，从老屋底下挖的，一块塑料纸包着，总共十块，想来是老辈人，兵荒马乱时埋下的。农村人也不懂，只知现在不能花了，但能换钱。其他卖出了，就剩下两块，袁大头，大姐，你拿着吧。”

宁青青不知薛村在哪里，也不知本市是不是有这个村子，听了这个来源故事，觉得有几分可靠，便说：“你拿出来看看。”

那人便从衣服上衣口袋摸出一块银元递到宁青青伸过来的手里。宁青青接过，装作行家手里掂了掂重量，然后用右手拇指与食指指尖掐在银元中间，凑到嘴边，猛吹了一口气，快速贴近右耳，隐约听到回响声，便大体判断这是块真银元，问：“多少钱？”

“我都是卖一百元一块，大姐，你心眼好，天也晚了，你给八十吧。”

“你不是还有两块么，两块一百元。”宁青青拿出一百元递过去。

那人有些不愿意：“大姐，两块。你给一百五十元吧。”掏出另一块，放到宁青青手里。

“就一百元。”宁青青坚持着，这时她挎包里的手机发出信息声响，她打开来看了一眼，只有一行数字：309。

那人继续说大姐再给五十，宁青青不再理他，转身向路对面宾馆走去，看宁青青不再理会，那人也不再追要，闪身不见了。